

## 金和尚的聖化聲跡及其與敦煌行腳僧圖之關係

楊明璋

### 摘要

本文主要以無相之神異感通敘述為主體，觀察外國僧無相於唐土聖化及其流播之過程。敦煌文獻中有 P.2125、S.516、P.3717 等十餘件寫本的《歷代法寶記》，對法號無相的新羅王子——金和尚之敘述時涉神異情節，且多為其他傳世文獻所未提及。無相入唐後，聲跡遠播，從長安到蜀地、吐蕃，甚至南詔，藏文《韋協》、《拔協》、《賢者喜宴》等，或日本有鄰館藏《南詔圖傳》等文獻均可見金和尚的蹤跡。無相在 8 世紀已被視為佛菩薩，如所到州縣，「家家懸幡，戶戶焚香」，並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絕」。又敦煌畫中有 P.4029、P.4074 等 20 幅的行腳僧圖，畫面中除有一僧背負行囊，手持塵尾、錫杖，身旁總有一老虎相隨，上方則有化佛一尊，並多有「寶勝如來佛」的榜題，該僧人的原型，筆者以為應該是同為新羅王子的無相與無漏的複合體，並影響後來約形成於 13 世紀的吐蕃十八羅漢中的達摩多羅形象。

關鍵詞：金和尚、無漏、敦煌、神異、行腳僧

---

2019/3/3 收稿，2019/6/16 審查通過，2019/9/30 修訂稿收件。

\* 楊明璋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 10.30407/BDCL.201912\_(32).0006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k Jin's Sanctifying Achievements and Dunhuang "Monk on Pilgrimage"

Yang Ming-chang

### Abstract

The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monk Wuxiang's mystic commun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sanc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ign monk. There are doze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Record of the Dharma-Jewel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Lidai Fabao Ji)* such as P.2125, S.516 and P.3717, in which description about Wuxiang, the Silla prince-turned-monk, also known as the monk Jin, includes mystic plots. Most of them are not mentioned in other scripts. Wuxiang's reputation was widespread after entering the Tang dynasty. Writings about Monk Jin can be found in the manuscripts from Changan to Shu, Tibet and even Nanzhao, including *Testimony of Wa (Weixie)*, *Testimony of Ba (Baxie)* and *The Wedding Banquet of the Wise Men (Xianzhe Xiyuan)*, as well as the manuscripts of the *Illustrated Story of Nanzhao (Nanzhao tuzhuan)* collected by the Yurinkan Museum in Japan. Wuxiang was regarded as the Buddha in the 8th century. Wherever he went, residents hung up Buddhist banners, lit incense and chanted "Monk Wuxiang goes, Monk Wuxiang comes. Each Buddha proffers his hand, one after another." Moreover, there are twenty *Monk on Pilgrimage (Xingjiaoseng tu)* Dunhuang paintings, such as P.4029, P.4074. In the paintings, there is a monk carrying a traveling bag, holding a hossu in one hand and a cane in the other hand, and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a tiger by his side and a Buddha above him. Most of the paintings are titled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atnaketu Shakyamuni Buddha” (“Baosheng Rulaifo”). I think the prototype of the monk should be the composite image of Wuxiang and Wulou, both Silla princes, and it had an impact on the Dharmatrāta statue of the Tibetan Eighteen Arhats in the 13<sup>th</sup> century and after.

Keywords: Monk Jin, Wulou, Dunhuang, Mysticism, Monk on Pilgrimage

## 一、前言

敦煌文獻中有 P.2125、S.516、P.3717 等十餘件寫本的《歷代法寶記》，<sup>1</sup>對法號無相的新羅金和尚（684-762）之事跡有詳細的敘述，<sup>2</sup>連同事涉繼承他衣鉢的無住（714-774），<sup>3</sup>文中所記無相的神異感通事件至少有 6 則，無相、無住二和尚甚至被視為佛菩薩，像書中提到永泰 2 年（766）9 月無住和尚應縣官僧道之請，從蠡崖關西白崖山至成都所到州縣，「家家懸幡，戶戶焚香，咸言蒼生有福」，並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絕，燈燈相傳，法眼再明，法幢建立，大行佛法矣。」而出身新羅王子的無相和尚，在成為唐土官民道俗崇信的佛菩薩過程中，也有質疑者，如淨眾寺、衡山寧國寺律師即謂：「金禪師是外國蕃人，亦無佛法，在日亦不多說法，語不能得正，在日雖足供養布施，只空是有福德僧。縱有弟子，亦不閑佛法。」<sup>4</sup>寺裡的律師不但特別指出無相的外國蕃人身份，還說他話講得不夠標準，於佛法不夠嫻熟，有的只是做些布施的功德而已，頗不以為然。本文即擬以敦煌文獻中《歷代法寶記》所述的無相和尚神異感通事跡為主軸，探究其與其他傳世文獻所述的異同，特別著眼於神異感通事跡對無相從凡入聖起的作用。

<sup>1</sup> 敦煌文獻中的《歷代法寶記》，凡有 S.516、S.1611、S.1776V、S.5916、S.11014（僅存題目）、P.2125、P.3717、P.3727、Φ 261、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津藝 103V、津藝 304V、日本石井光雄積翠軒文庫藏本 12 件，另有應是吐魯番出土的德國柏林藏 Ch.3934r。參見榮新江：〈唐代禪宗的西域流傳〉，收於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73-184；〔日〕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禪宗文獻分類目錄》（東京：大東出版社，2014 年），頁 37-41。又敦煌文獻所見除了有漢文寫本外，還有 P.t.116、P.t.121、P.t.813 3 件藏文寫本。參見李德龍：〈論日本學者對敦煌古藏文禪宗文獻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6 期，頁 60-65。

<sup>2</sup> 無相的生卒年一般都以《歷代法寶記》的記載進行推算，《宋高僧傳》雖亦對其卒年有記錄，但研究者以為不可靠。參見冉雲華：〈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敦煌學》第 4 輯（1979 年 7 月），頁 47-60；後收於冉雲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東初出版社，1992 年），頁 42-64；張子開：〈唐朝來蜀的新羅國僧金和尚事跡考〉，《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第 3 期，頁 62-66。

<sup>3</sup> 《歷代法寶記》記無住卒於大曆 9 年（774）6 月 3 日，並謂其春秋六十有一。

<sup>4</sup> 見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2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467-523。下文若引述《歷代法寶記》，蓋以之為據，不再贅述。

有關無相金和尚的研究，多是討論禪宗順帶論及，<sup>5</sup>而以無相為主要對象進行考論的並不算多，如：日本學者大西修也〈成都萬佛寺（淨衆寺）の開基と新羅国僧無相について〉主要論述淨衆寺の開基、沿革及其與無相的關係；<sup>6</sup>而山口瑞鳳〈チベット仏教と新羅の金和尚〉則旨在討論藏文文獻《拔協》與《賢者喜宴》中的金和尚與無相的關係；<sup>7</sup>小畠宏允〈チベットの禪宗と『歴代法寶記』〉也論及金和尚，見解大抵承襲山口氏。<sup>8</sup>冉雲華〈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則對金和尚的生平進行詳實的論述，包括從新羅渡海入唐、尋師訪道、神通廣大、名傳川藏、逝於川西等。<sup>9</sup>張子開〈唐朝來蜀的新羅國僧金和尚事跡考〉則利用敦煌寫本、僧傳、碑銘、方志等文獻，對金和尚的事跡進行全面的考察。<sup>10</sup>大抵而言，這些研究是就禪宗史及個人傳記來論述無相和尚，而對無相的神異感通事跡及其作用，特別是它對後來的無相信仰所起的作用與信仰傳播之情形，著墨甚少。

而無相的神異感通事跡不僅流傳於其駐錫所在的蜀，也傳至敦煌，甚至吐蕃、南詔，這從一般傳世的漢文獻，或敦煌的漢、藏文文獻，乃至於吐蕃、南詔的典籍等皆有無相金和尚相關的記載即可知。這部分也是本文要討論的。

此外，本文還擬討論無相和尚與敦煌紙絹畫、壁畫中的行腳僧圖之關係。過去，研究者對敦煌的行腳僧圖有許多的討論，如：松本榮一《燉煌画の研究・図像篇》第4章第3節的「達摩多羅像」，即以為韓國中央博物館藏4018號、Guimet Museum MG17683、British Museum Ch.00380、British Museum Ch.0037.a 4件行腳僧圖與藏傳佛教十八羅漢中的達摩多羅有密切的關係；<sup>11</sup>熊谷宣夫則針對韓國中央博物館、日本中山正善氏藏（按：後入

<sup>5</sup> 如張廣達：〈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學林漫錄》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6-58。

<sup>6</sup> 〔日〕大西修也：〈成都萬佛寺（淨衆寺）の開基と新羅国僧無相について〉，《美術史研究》第9號（1972年3月），頁60-70。

<sup>7</sup> 〔日〕山口瑞鳳：〈チベット仏教と新羅の金和尚〉，收於〔韓〕金知見、蔡印幻編：《新羅仏教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3年），頁3-36。

<sup>8</sup> 〔日〕小畠宏允：〈チベットの禪宗と『歴代法寶記』〉，《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6號（1974年5月），頁139-176。

<sup>9</sup> 冉雲華：〈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頁42-64。

<sup>10</sup> 張子開：〈唐朝來蜀的新羅國僧金和尚事跡考〉，頁62-66。

<sup>11</sup> 〔日〕松本榮一：《燉煌画の研究・図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

藏天理圖書館)大谷收集品的行腳僧紙絹畫進行考察,主要論證行腳僧與玄奘的關係;<sup>12</sup>秋山光和所搜集的行腳僧圖,較松本氏、熊谷氏還多出吉美博物館 EO1138、EO1141 2 幅,並指出寶勝如來是沙漠旅行者的守護神,行腳僧與寶勝如來結合,表示的是除災招福、傳法護法的結合,至於行腳僧是誰,仍未有確切答案,僅謂與玄奘、藏傳十八羅漢中的達摩多羅有關係;<sup>13</sup>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注意到的行腳僧圖又較秋山氏多出 4 幅,分別為繪於 P.3075、P.4029、P.4074、P.4518 (39) 卷號,他雖仍論及這些行腳僧圖與達摩多羅的關係,甚至也提到菩提達摩,但未明確將它們等同,最後僅表示這些行腳僧應該是「一類引進經文的僧侶,也可能是一名外來布教者而不是漢族朝聖取經人」;<sup>14</sup>饒宗頤則指出 P.3075、P.4029、P.4074、P.4518 (39) 等敦煌繪畫為行腳僧像,但僅於 P.3075 下,又稱「或謂即達摩多羅」;<sup>15</sup>山口瑞鳳〈虎を伴う第十八羅漢図の来歴〉則在探討藏傳十八羅漢的達摩多羅之來源,其中也論及敦煌的行腳僧圖;<sup>16</sup>王惠民〈行腳僧圖〉主張敦煌行腳僧圖與達摩多羅像同源,李通玄是原型,並融入寶勝如來信仰;<sup>17</sup>謝繼勝則以為大約形成於 13 世紀的藏傳佛教十八羅漢的達摩多羅形象,其名稱是受晚唐保唐禪稱菩提達摩為菩提達摩多羅影響,使「達摩多羅」成為禪師和尚的尊稱,而其圖像則是融合了佛陀波利、達摩多羅(法增居士)、敦煌行腳僧等形象元素,後更與藏傳佛教史上居士仲敦巴的事跡相雜揉。<sup>18</sup>而于向東〈唐代「行道僧」圖像考〉則以為敦煌行腳僧

頁 516-526。

<sup>12</sup> [日]熊谷宣夫:〈大谷ミッション將來の玄奘三藏画像二図〉,《美術史》第 14 號(1955 年 2 月),頁 60-62。

<sup>13</sup> [日]秋山光和:〈敦煌画「虎をつれた行脚僧」をめぐる考察—ペリオ将来絹絵二遺例の紹介を中心に—〉,《美術研究》第 238 號(1965 年 1 月),頁 163-183。

<sup>14</sup> [法]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著,耿升譯:〈達摩多羅考〉,收於王堯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7 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121-139。

<sup>15</sup> 饒宗頤:〈敦煌白畫〉,收於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頁 651-652。

<sup>16</sup> [日]山口瑞鳳:〈虎を伴う第十八羅漢図の来歴〉,《インド古典研究》第 6 號(1984 年 5 月),頁 393-432。

<sup>17</sup> 王惠民:〈行腳僧圖〉,收於王惠民:《敦煌佛教圖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93-115(原載王惠民:〈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九州學刊》第 6 卷第 4 期(1995 年 3 月),頁 43-55)。

<sup>18</sup> 謝繼勝:〈伏虎羅漢、行腳僧、寶勝如來與達摩多羅——11 至 13 世紀中國多民族美術關

圖不同於以祖師群像為中心的行道僧，可能和某一位求法僧行腳過程中獲得寶勝如來護佑的感應事跡有關，主要是為宣揚寶勝如來信仰。<sup>19</sup>孫曉崗則以北宋初年的開封繁塔、平頂山香山寺佛塔不但鑲嵌有「伴虎行腳僧」的畫磚，也有「伏虎羅漢」的畫磚，表示它們是 2 種不同的佛教題材，認為伴虎行腳僧與藏傳十八羅漢沒有關係。<sup>20</sup>這些討論與成果，為我們進一步爬梳敦煌行腳僧圖奠定良好的基石。接下來，我們就針對上述諸議題一一進行論述。

## 二、敦煌文獻及其他文獻中的無相和尚神異傳說與聖化聲跡

敦煌文獻中約成書於 775 年的《歷代法寶記》，<sup>21</sup>其所列傳衣付法系譜，第一祖達摩至第六祖惠能，各各均有神異感通之事，包括：達摩六度中毒，吐蛇石裂；惠可截臂流白乳，刑身流白乳；僧璨至，猛獸出境；道信入城，枯泉再泛；弘忍化作無量金剛，群賊退散；惠能預知得法承後者是於己滅度廿年外。之後的智詵、處寂、無相、無住 4 位，則是僅有無相與無住敘及神異感通事跡，且均與無相有關。首先，謂「劍南成都府淨眾寺無相禪師，俗姓金，新羅王之族，家代海東」，稱其剃髮出家，是受他的季妹「初聞禮聘，授刀割面，誓志歸真」之舉的感召，<sup>22</sup>後描述其浮海西渡，尋師訪道的諸種經歷，其中多涉神異感通，包括有：燃指為燈，供養唐和尚（處寂）；天谷山草衣節食，食盡餐土（練土為食）；感猛獸衛護；遣董璿密送信衣予無住，預言待 3、5 年始出山，以及信衣去遲到頭還達；無住和尚相貌同無相，為無相化身；無相於成都遙憶，知天蒼山無住之意 6 則。《歷代法寶記》像這樣的神異感通敘述，顯然是有意藉以突顯無相的地位。而且書中雖謂無相是從處寂手中得達摩信衣，而處寂則是武后賜予，武后又是從惠能處得到，幾經周折，但惠能預知得法承後之人是在自己滅度後 20 年

係史個案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總第 141 期（2009 年 1 月），頁 76-96。

<sup>19</sup> 于向東：〈唐代「行道僧」圖像考〉，《民族藝術》總第 104 期（2011 年 8 月），頁 103-105。

<sup>20</sup> 孫曉崗：〈敦煌「伴虎行腳僧圖」的淵源探討〉，《敦煌學輯刊》總第 78 期（2012 年 12 月），頁 102-108；孫曉崗：〈開封繁塔「伴虎行腳僧圖」審美文化意義研究〉，《語文知識》2013 年第 3 期，頁 13-16。

<sup>21</sup> 張廣達：〈唐代禪宗的傳入吐番及有關的敦煌文書〉，頁 36-58。按：日本學者沖本克己也有近同的推斷，他認為《歷代法寶記》寫成於無住圓寂（774）以後。見〔日〕沖本克己著，李德龍譯：〈敦煌出土的藏文禪宗文獻的內容〉，收於王堯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8 輯，頁 203-205。

<sup>22</sup> 見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2 卷，頁 467-523。

外，惠能坐化的時間（先天 2 年（713））與無相得達摩信衣的時間（開元 24 年（736）），正好相距二十餘年，可見無相才是真正的得惠能之法者。

而唐代神清（?-820）於元和元年（806）撰成的《北山錄》，於卷 6〈譏異說〉則云：「余昔觀淨眾禪門，崇而不僭，博而不佞，而未嘗率異驚俗，真曰大智閑閑之士也。遂禮足為師，請事斯旨而學者。」<sup>23</sup>宋初慧寶（?-?) 注云：「蜀淨眾寺金和尚，號無相禪師，本新羅王第三太子，於本國月生郡南寺出家，開元十六年至京，後入蜀至資中，謁誦公學禪定，入蜀止淨眾，付法門人神會，又有南印慧廣，又有安僧梁僧等，皆宗禪法也。」<sup>24</sup>可見神清提到的「淨眾禪門」，指的也是法號無相的金和尚，但卻「未嘗率異驚俗」，和《歷代法寶記》所言差異不小，間接證明了《歷代法寶記》是有意藉由神異感通之事來突顯無相的地位。當然，這也和慧寶以神會為付法門人，不同於《歷代法寶記》以無住為無相的付法門人有關。成書於 988 年的《宋高僧傳》卷 9 有〈唐成都府淨眾寺神會傳〉，<sup>25</sup>神會被置於〈習禪篇〉，且傳中提到神會「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sup>26</sup>也就是說，神會、無住 2 人雖都源自淨眾無相，但《北山錄》的撰者神清、注者慧寶，看重的是神會承襲無相的習禪之法，不同於《歷代法寶記》主要彰顯轉益多師後承無相之信衣的無住禪法，無住禪法另有別稱作保唐宗。<sup>27</sup>

<sup>23</sup> [唐]釋神清撰：《北山錄》，收於[日]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2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5 年），卷 6，CBETA, T52, no. 2113, p. 611, b8-12。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參見：<http://cbetaonline.dila.edu.tw>，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以下引文若出自此資料庫，將標明編號，不再贅述。

<sup>24</sup> 同上註，卷 6，CBETA, T52, no. 2113, p. 611, b9-11。昌彼得（1921-2011）謂慧寶當為宋初人，見昌彼得：《增訂蟬菴羣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0。

<sup>25</sup> 釋贊寧自太平興國 7 年始撰集《宋高僧傳》，端拱元年（988）撰成。參見[宋]釋贊寧：〈進《高僧傳》表〉，收於[宋]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

<sup>26</sup> 同上註，頁 209-210。

<sup>27</sup>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云：「劍南復有淨眾宗旨，與此大同，復有保唐宗，所解似同，所修全異，不可繁敘，他日面奉，一一辨之。」見[唐]裴休問，釋宗密答：《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收於[日]河村照孝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3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日]前田慧雲原編，中野達慧增訂輯梓：《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2 編第 15 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年）；[日]卍統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10 冊（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年），CBETA, X63, no. 1225, p. 33, a20-21



《宋高僧傳》於無相的傳記中，也敘及不少無相的神異感通事跡，且還將之置於「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的〈感通篇〉中，傳中先謂「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後至長安、蜀資中，載錄的感通之事有：黑犢虎獸近身，不動無傷；縣令疑其妖惑，二十餘人近身，戰慄失神，沙石飛颺；預知新為王之弟差人殺己，供柴力士暫來相助；預知樹塔齊，會昌廢毀；預知寺前二池，左羹右飯；臨終記別八九十年事，<sup>28</sup>驗無差失；其舍利分塑之真形流汗，助曳巨鐘 7 則。<sup>29</sup>

比較《歷代法寶記》和《宋高僧傳》對無相諸神異感通的敘述，大概就是《歷代法寶記》的猛獸衛護無相與《宋高僧傳》的猛獸近無相而無傷較為相近，其他事件差異較大，不過，也都各有 1 則及 4 則的事件與預知能力相關。又《歷代法寶記》所記載的 6 則無相神異感通事件，僅練土為食和猛獸衛護是不涉師徒傳承，其餘 4 則均與師徒傳承相關，而《宋高僧傳》則相反，7 則中僅 1 則涉師徒傳承，這應與二書的性質不同有關。《歷代法寶記》撰述的目的，是對「劍南資州德純寺智詵傳下來的成都淨眾寺無相和成都保唐寺無住的一派禪宗」之「承上相傳付囑」，「自有文記分明」，<sup>30</sup>而《宋高僧傳》則沒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以「列僧寶之瓌奇，知佛教之富貴」為主要訴求。<sup>31</sup>

《歷代法寶記》在惠能之後敘及的智詵、處寂、無相、無住 4 位禪師，《宋高僧傳》除了有無相傳外，智詵、處寂也有之，只是，其中的智詵僅於無相傳有簡要的附傳數句，而處寂則有獨立的傳記，且也同列於〈感通篇〉，有關處寂的神異感通事跡的描述是：「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誡眾曰：『外來之

---

// Z 2:15, p. 435, d2-3 // R110, p. 870, b2-3 ; [日]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頁 204-205。

<sup>28</sup> 《大乘法苑義林章》：「准諸教言，總以三義，名為記別：一記弟子死生因果，二分明記深密之義，三記菩薩當成佛事。」[唐] 釋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收於 [日] 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5 冊，卷 2，CBETA, T45, no. 1861, p. 276, c16-19。

<sup>29</sup> [宋] 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486-488。

<sup>30</sup> 胡適：〈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收於胡適：《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68 年），頁 374-375。

<sup>31</sup> [宋] 釋贊寧：《大宋高僧傳》序，收於 [宋] 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1-2。

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sup>32</sup>這和《歷代法寶記》、《宋高僧傳》描述猛獸衛護無相或近無相而無傷，以及無相有預知能力，大同小異。

無相金和尚還可見於吐蕃、南詔的文獻。如舊藏於拉薩哲蚌寺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藏書殿、今藏於拉薩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約成書於8世紀末9世紀初《韋協》的11世紀手抄本，<sup>33</sup>書中有金和尚之事跡，如下：

當使團從蕃地行將上路時，中原埃曲之地有一名和尚，人稱金和尚，是其宗派主持法脈的第七代傳承人。此人就預言：「四個月之後，將有蕃地使團到埃刺汪波尊前，內有兩人乃為菩薩之化身，其身著和體形如此如此。」即畫出了桑希和賽囊的相貌示於他人。……當蕃地使者抵達漢地時，即有人查看使團中誰的相貌符合金和尚和占星術者所繪出的像？……抵達埃曲，拜會了埃曲地方汪波，並互致問候。在與金和尚會面時，金和尚向桑希致以叩首禮足，桑希也向金和尚還以禮足致謝。和尚向桑希授記道：「你乃是名為達郭格菩薩的化身，<sup>34</sup>將大乘佛法廣傳於蕃地。為此，向你頂禮了。」……和尚預言：「你主贊普乃是蕃地奉行佛法的菩薩。自今日起過了某年某月之後，贊普長大成人，屆時定會頒布禁止外道的詔書，興佛弘法之事你可及時進言。那時，那囊·涅桑、飲·美列和森果·拉隆斯三人官職囊欽，此三人前世與你有緣，可先向三人宣講佛法，使諸人起信。待你等四人長大成年，待贊普亦禁止外道之際，便可適時（向贊普）奏清崇佛弘法之事。先講《佛說業報差別經》，次說《佛說稻稈經》、再釋《金剛經》。贊普如起信，弘法有望，到時即可迎請時常留居泥婆羅的薩霍堪布寂護為蕃地善知識，調伏蕃地者當為此堪布也。」如此，桑希從和尚尊前受聞了許多授記。……抵京師之

<sup>32</sup> [宋]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507。

<sup>33</sup> 巴桑旺堆：《〈韋協〉譯注（一）》，《中國藏學》總第94期（2011年2月），頁71-93。

<sup>34</sup> 巴桑旺堆謂「達郭格」是藏文的音譯，指的是烈馬的鳴聲。見同上註。按：參照《賢者喜宴》，達郭格指的其實就是馬鳴菩薩。見[明]巴臥·祖拉陳瓦撰，黃顯、周潤年譯注：《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38。

時，只見沿街房屋的牆、柱披上了棉緞絲綢，又見彩旗遮天，樂聲高奏，一片喜悅中漢天子親迎蕃地使者。天子向使者道：「你倆想必是所傳菩薩之化身，途經『格霧里川』時未受任何傷害，必是做祈福禳災法事之果。普桑之地占星術者所言菩薩是你二人，金和尚亦向你等頂禮致敬。以你等言行觀之，佛陀所預言最末一期住世五百年有一善知識將佛法引入赭面人之地之說，無疑應在你等身上。」賽囊啟奏：「今朝覲見天子，不勝歡喜。……今日一事相求，拜會一名能賜我等預言授記的和尚。」漢天子即刻遣人乘皇家御馬前去埃曲宣金和尚進京，讓其向賽囊等人傳修法、語授記、授真言。<sup>35</sup>

其所敘述的這位金和尚，一樣也具預言授記的能耐，且還說這位金和尚是其宗派的第七代傳人，這和《歷代法寶記》的說法是一致的。前文提及，《歷代法寶記》雖未直接說無相為七祖，但透過六祖惠能預知得其法之人是在自己滅度後 20 年後，可知此人即是無相。可見《韋協》中被譯為金和尚的這位僧人，確實就是法號無相的金和尚，而它以無相為第七祖，應是受到代表淨眾、保唐一派且早在唐五代就被譯為吐蕃文的禪門典籍《歷代法寶記》的影響。

類似的情節也可見於增補《韋協》、約 9-12 世紀撰成的藏文文獻《拔協》，<sup>36</sup>有云：

五位使者返回吐蕃時，在回去的途中，有一附著精靈的巨石擋路，來往旅客誰也不敢通行，誰看見巨石，就會腫脹而死（此句中藏文有人理解為擋路搶劫的強盜的名字。故應譯為「有一個叫帕翁的強盜，他見人就殺，所以旅客們都不敢從那兒通行」）。在巨石附近的艾久鎮裡，有一個叫尼瑪的和尚。他從肩脛到胸前套上絆胸索帶在修行。他被委派當堪布，把巨石弄碎，並在該地修

<sup>35</sup> 巴桑旺堆：《〈韋協〉譯注（一）》，頁 71-93。按：元代布頓（1290-1364）撰的《布頓佛教史》也有近似的情節，如謂：「赤松德贊曾派遣桑希等四人去漢地求法取經。當時，有位具神通的和尚說藏地派來的使者中有位菩薩的化身，詳說其相貌特徵，並捏製出其面具像。」見〔元〕布頓撰，蒲文成譯：《布頓佛教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 章「藏地佛教」，第 1 節「前弘期」，頁 171。

<sup>36</sup> 拔塞囊著，佟錦華、黃布凡譯：《拔協增補本譯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譯序頁 3-4。

了一座寺廟。……這時，五位使者到來，向他學得修習的經教並問和尚道：「我還能和父親相見嗎？最後吐蕃能弘揚佛法嗎？如果在吐蕃傳揚佛法，吐蕃鬼神不會危害我的生命嗎？贊普父子平安嗎？」和尚以其先知神通觀察後，答道：「贊普已經去世，王子尚未成年，信奉黑業（指反對佛教，信奉苯波教）的大臣們掌權，制定了反對佛教的『布瓊』法典，發起滅法，從根兒拆毀了扎瑪的真桑本尊佛堂。你回吐蕃後，要好好地侍奉王子。等王子成年後，他會和你談起各種外道教法，那時，你可趁機向他宣講我給你的這本經書，王子便會產生信仰。然後，你再對他宣講我給你的這第二本佛經，他的信仰會更虔誠。最後，你對他宣講這第三本佛經，王子便會決心推行佛法了。」說完，贈給桑喜三卷佛教經典。又說：「吐蕃是有佛法緣分的，最終教法定會昌盛興隆。那要由佛教的善知識，撒霍爾（今孟加拉）國王之子欣達諾吉達（即靜命大師）比丘前來教化才行。」……贊普說：「從文書中看，我的父祖輩認為佛法是好的。」桑喜聽了贊普的話後，心想：看來世間要出現善行了，漢族吉木和尚預言的該向國王宣說佛法的時機到了。<sup>37</sup>

文中的吐蕃使者遇見具有預知神通能力的吉木和尚，其實就是金和尚，不同譯者有不同的譯法，佟錦華、黃布凡譯為吉木和尚，後文的黃顥、周潤年則譯為金和尚。文中還提到另一位叫尼瑪和尚，說他「從肩脛到胸前套上絆胸索帶在修行」，並協助 5 位吐蕃的使者將擋住去路的附著精靈的巨石弄碎，對照《賢者喜宴》，就曉得尼瑪和尚指的也是金和尚。黃顥、周潤年在為巴臥·祖拉陳瓦於明嘉靖 43 年（1564）撰成的藏文典籍——《賢者喜宴》譯注時，就指出《賢者喜宴》的吉雅和尚（Ki-ya-hwa-shang），即是《拔協》的金和尚（Kim-hwa-shang）。<sup>38</sup>而這段協助搗碎巨石的情節，《賢者喜宴》是這麼說的：

五位使者返回吐蕃，路上有一大磐石，旅客不敢通行，此處凡見之者即將墮岩身亡。此處有一城，名埃曲（grong-khyer-aeg-chu）。其間有一能人，名吉雅和尚（ki-ya-hwa-shang），他能令老虎馱

<sup>37</sup> 拔塞囊著，佟錦華、黃布凡譯：《拔協增補本譯注》，頁 7-8、10-11。

<sup>38</sup> [明]巴臥·祖拉陳瓦撰，黃顥、周潤年譯注：《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頁 130。

載飾物及袈裟，頗具神通。他遵其師長之命，修行三日，即將磐石搗碎、剷除，並於該遺址處建寺廟一座，於其地墾田耕植，譬如天界。（使者們）來到埃曲（aeg-chu）。<sup>39</sup>

與《拔協》最大的差異，是《拔協》謂金和尚從肩脛到胸前套上絆胸索帶在修行，《賢者喜宴》則謂金和尚能讓老虎馱載飾物及袈裟。《賢者喜宴》不管與《歷代法寶記》的猛獸衛護無相，或是《宋高僧傳》的猛獸近無相而無傷，它們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標舉無相金和尚具制伏像老虎一類猛獸的神異能力。<sup>40</sup>

至於南詔的文獻，有現藏於日本京都有鄰館，撰寫、繪成於南詔大封民舜化貞中興 2 年（898）的《南詔圖傳》，<sup>41</sup>前為圖畫，後為文字，其中文字部分為聖僧傳法的七化故事，其中的第七化作：

全義四年己亥歲（819），復禮朝賀，大軍將王丘佺、酋望張傍等部至益州，逢金和尚，云：「雲南自有聖人入國授記汝先於奇王。<sup>42</sup>因以雲南，遂興王業，稱為國焉。我唐家或稱是玄奘授記，此乃非也。玄奘是我大唐太宗皇帝貞觀三年己丑歲（629），始往西域取大乘經，至貞觀十九年乙巳歲居于京都。汝奇王是貞觀三年己丑歲始生，豈得父子遇玄奘而同授記耶？又玄奘路非歷於雲南矣。」保和二年乙巳歲（825），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訶來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蓮花部尊阿嵯耶觀音從蕃國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國。如今何在？」語訖，經於七日，終於上元蓮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來至此也。<sup>43</sup>

<sup>39</sup> [明]巴臥·祖拉陳瓦撰，黃顯、周潤年譯注：《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頁 121。

<sup>40</sup> 前文《韋協》、《拔協》提到金和尚還預知吐蕃佛教未來的發展及其中有使者是馬鳴菩薩的化身，《賢者喜宴》也有之。見同上註，頁 121、137-138。

<sup>41</sup> 該書圖畫卷卷末有題記作：「中興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內常士酋望忍爽臣張順、巍山主掌內書金卷贊衛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謹。」而文字卷卷末題記則作：「中興二年戊午歲三月十四日謹記。」李霖燦有該書翻拍，見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頁 128-150。

<sup>42</sup> 元代李京《雲南志略·雲南總敘》：「蒙氏名細奴羅，城蒙舍之龍于圖而都之，國號大象，自稱奇王，雲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見〔元〕陶宗儀編纂：《說郛》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卷 36，頁 2485。

<sup>43</sup>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頁 145-146。

文中提到丘佺、張傍等人於益州遇到金和尚，金和尚預知南詔數年後之事。雖然 819 年法號無相的金和尚已圓寂，不過唐代益州名為金和尚者，史傳有載的就僅無相一人，故一般還是以為南詔使者在益州碰到的金和尚即新羅僧無相，<sup>44</sup>加上此處的金和尚，一如《歷代法寶記》、《宋高僧傳》所敘具有預知的能耐，學界以為這 2 位同名的金和尚指涉的是同一人，應是可行的。這樣也意味著，898 年在撰寫此文時，固然未注意到 819 年金和尚早已圓寂，但也可見金和尚的聲名與預知的神異能力，在其下世的百餘年後的南詔仍然為人們所熟知。

尚有 2 條材料值得注意：一是李商隱（813-858）在大中 7 年（853）11 月所寫的〈唐梓州慧義精舍南禪院四證堂碑銘〉：<sup>45</sup>

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sup>46</sup>在宥七年，尚書河東公作四證堂於梓州慧義精舍之南禪院，圖益州靜<sup>47</sup>無相大師、保唐無住大師與洪州道一大師、西堂知藏大師四真形於屋壁，化身作範，南朝則閣號三休，神足傳芳，東蜀則堂名四證。……惟無相大師表海遐封，辰韓顯族，始其季味<sup>48</sup>，夙挺真機，見金夫以有躬，援寶刀而敗面，大師得因上行，豁悟迷塗，載驗土風。東國素稱君子，旋觀沙界，西方是有聖人，遂西謁明師，遇其堅臥，俄烘一指，<sup>49</sup>誓續千燈，<sup>50</sup>火鼠衣光，燭龍引焰，燿如燈蠟，雪若煎膏，

<sup>44</sup> 如溫玉成：〈《南詔圖傳》文字卷考釋——南詔國宗教史上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1-10。

<sup>45</sup> 《樊南文集補編》卷 10〈唐梓州慧義精舍南禪院四證堂碑銘〉注引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四證臺記〉，一作〈四證堂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七年十一月。」見〔唐〕李商隱撰，〔清〕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補編》（臺北：中華書局，2016 年），卷 10，頁 1。按：《宋高僧傳》謂李商隱是開成中作此文（見〔宋〕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488），應有誤，開成為唐文宗年號，凡 5 年，相當於公元 836-840 年，此時李商隱仕途方起步，且尚未與四川有連結。

<sup>46</sup> 〔唐〕李商隱撰，〔清〕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補編》，卷 10，頁 1，注：「宣宗尊號。」

<sup>47</sup> 同上註，注：「以下文推之，此處疑脫『眾』字。」

<sup>48</sup> 同上註，頁 3，注：「原注：疑。按：似當作『姝』。」

<sup>49</sup> 同上註，注：「《法苑珠林》：『《法華經》云：「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

<sup>50</sup> 同上註，注：「《法苑珠林》：『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便持刀授與左右，敕令剜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深如大錢，以酥油灌中

師乃引與之言，歎未曾有。退從谷隱，惟製草衣，曳屨用自牧之萑，結束引難圖之蔓，農夫乍去，或議裁縫，薙氏云歸，方聞襍積，寧思天柱，詎學水田。鮮華不望於鬱泥，密致那期於刻貝，加以峰危鳥道，林絕人蹊，梁置之鹽，鄰殊莫致，鬱單之米，界絕難通。於是橡栗無求，鳧苾不掘，想餘糧於蓬堞，調美膳於苔垣，吞沙了異於羅甸，得塊返欣於重耳。昔平與釋子，猶餌石帆，隴右沙門，尚餐松葉，比若斯等，方信莫同。<sup>51</sup>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在離無相、無住下世約百年後，梓州（今四川綿陽）已有寺院為之設有影堂。同時，文中有無相「俄烘一指，誓續千燈」而處寂「歎未曾有」，以及「退從谷隱，惟製草衣，曳屨用自牧之萑」，「想餘糧於蓬堞，調美膳於苔垣，吞沙了異於羅甸，得塊返欣於重耳」，其實就是《歷代法寶記》說的無相燃指為燈供養唐和尚（處寂），和天谷山草衣節食食盡餐土（練土為食）二事。這也證明了這些神異感通的事跡，不只留存於敦煌文獻中的《歷代法寶記》，也在當時的人們口耳間相傳，李商隱才會將之納入，成為撰作碑銘的素材。

二是宋代范成大（1126-1193）《成都古寺名筆記》有段記載說：

中佛殿殿內壁，畫維摩居士、師子國王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釋迦佛二堵，待詔杜懷玉筆。前廡東壁，畫起寺金和尚、高力士像；古迹西壁，畫漢孝明帝、蔡愔、秦景、王遵及摩騰、竺法之像，童仁益筆（妙格中品）。<sup>52</sup>

又據宋代郭若虛（?-1075?）《圖畫見聞誌》卷3〈紀藝中〉的記載：<sup>53</sup>

而作千燈。」』』

<sup>51</sup>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80，頁8141。

<sup>52</sup> 引自[明]周復俊編：《全蜀藝文志·記癸》，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42，頁571。

<sup>53</sup> 《圖畫見聞誌·紀藝中》起始謂：「聖朝建隆九年後至熙寧七年，總一百五十八人。」建隆為宋太祖第一個年號，僅3年，又〈紀藝上〉謂「唐永昌元年後盡五代」，故〈紀藝中〉應是從建隆元年（963）起，至熙寧7年（1074）。見[宋]郭若虛：〈紀藝上〉、〈紀藝中〉，收於[宋]郭若虛撰，[明]毛晉訂：《圖畫見聞誌》（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卷2、3，頁47、100。

童仁益，蜀郡人，工畫人物尊像，出自天資，不由師訓，乃孫知微之亞矣。嘗畫青城山丈人觀諸仙，淳化末以成都天慶觀仙遊閣下舊有石恪畫左右龍虎君，仁益遂抒思援毫于天慶觀前，亦畫龍虎君兩壁，及畫大慈寺中佛殿漢孝明帝、摩騰、竺法三藏，保福院畫首楞嚴二十五觀，筆力尤健，頗有圖軸傳於輦下，好事者往往誤評為知微之筆也。<sup>54</sup>

由此可知，童仁益是宋初畫家，而范成大謂「前廡東壁，畫起寺金和尚、高力士像」，指的寺院應該就是成都的大慈寺，而作畫的動機是金和尚於創寺過程具有重大的貢獻，雖不如梓州寺院為金和尚設影堂具有高度崇敬，但再次顯示金和尚的名聲遠播，即使到了宋初，四川成都仍可見其聲跡。

### 三、無相和尚的聖化聲跡與敦煌行腳僧圖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無相和尚與敦煌紙絹畫、壁畫中的行腳僧圖之關係。敦煌行腳僧圖的內容，如王惠民所說的，「一般為：一僧背負經囊，頭戴檐帽，手持塵尾和錫杖，在雲彩中風塵僕僕地疾行，旁有一虎相隨，上方有一化佛」。<sup>55</sup>敦煌紙絹畫、壁畫中的行腳僧圖，據統計現存至少有 20 幅，包括紙絹畫有 12 幅：英國 2 幅，藏大英博物館，館藏號為 Ch0380、Ch0037a；法國 7 幅，其中 3 幅在吉美博物館，館藏號為 EO1138、EO1141、MG17683，另 4 幅繪於 P.3075、P.4029、P.4074、P.4518（39）卷號；日本天理圖書館 1 幅，館藏號 722-イ 13；韓國 1 幅，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館藏號 4018；俄羅斯 1 幅，藏於 Hermitage Museum Russia。莫高窟壁畫則有 8 幅：第 45 窟前室門上殘存 2 幅，根據研究，約繪於五代；第 306、308、363 窟甬道兩壁各有 1 幅，呈現對稱分布，約繪於 11 世紀上半葉。<sup>56</sup>

<sup>54</sup> [宋]郭若虛：〈紀藝中〉，卷 3，頁 133-134。

<sup>55</sup> 王惠民：〈行腳僧圖〉，頁 93-115。

<sup>56</sup> 有關敦煌行腳僧圖著錄比較完備的是王惠民〈行腳僧圖〉一文，而其中的莫高窟第 306、308、363 窟甬道兩側壁行腳僧圖，劉玉權 1997 年已著錄，並謂：「以前歷代敦煌石窟中不曾見過，而在沙洲回鶻時期莫高窟第 306、308 窟和第 363 窟均有繪製，計六幅，畫在甬道兩側壁上，取左右對稱形式。行腳僧頭戴斗笠，身著窄袖裙衫，腳登木屐，背著行李、經卷，一手執塵尾，一手引虎，龐眉隆鼻，一副『梵相胡貌』，表現出禪僧們為尋師訪友、求道化緣，不辭長途辛勞，風塵僕僕的情狀。」沙洲回鶻指的時代為 9 世紀中葉至 12 世紀初葉。以上分別參見王惠民：〈行腳僧圖〉，頁 93-115；劉玉權：〈沙洲回鶻石窟藝術〉，收於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本文前言曾提及，學界一般以為敦煌行腳僧圖與藏傳十八羅漢中的達摩多羅像有密切的關係，也有學者以為其與玄奘、無漏、李通玄有關係。這些見解各有千秋與理據，也意味著敦煌行腳僧圖是多種人物形象的拼貼組合而成，是多元文化的一種展現。像王惠民除了承襲前人的主張，以為敦煌行腳僧圖與藏傳的達摩多羅像係出同源，且還謂均是以唐代居士李通玄為原型，在流傳過程中吸納了寶勝如來信仰、法藏（達摩多羅）等因素，畫像因而有了不同的變化——藏傳的達摩多羅為居士形象，敦煌的行腳僧為僧人形象，但都保存了與虎為伴、背經囊遠行的主要特徵，而王氏也承認藏傳形象較敦煌更接近李通玄事跡。<sup>57</sup>

如此一來，有一點可能要再思索，即玄宗時活動於太原一帶的李通玄，其聲跡與影響，於藏區為何較敦煌為盛？李通玄在敦煌文獻中並未見相關的記載，而且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的主角是僧人，終究不同於藏傳達摩多羅的居士身分。反倒是前文所述無相和金和尚的諸種事跡與形貌記載，與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所展現的特徵有若干相似之處：非但同是僧人，而且無相也有制伏老虎的神異能力，藏文典籍《賢者喜宴》甚至還說他能令老虎馱載飾物及袈裟；又《歷代法寶記》謂無住和尚是無相和尚的化身，2 人都有一顯著的共同特徵，即「鼻梁上有靨」，而所謂的「靨」，就是「輔上有文」，<sup>58</sup>也就是臉頰上有紋，目前所見的 12 幅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的形貌也都有此一特徵。筆者對 12 幅的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一一進行檢視，<sup>59</sup>將其內容特徵以表格呈現如下：

---

頁 216-217。

<sup>57</sup> 王惠民：〈行腳僧圖〉，頁 93-115。

<sup>58</sup> 《文選箋證》卷 21 曹子建〈洛神賦〉「靨輔承權」一句注云：「靨輔多連文，輔上有文，故謂之靨輔。……輔為輔頰，靨在輔，因而謂頰上室文亦為輔。」見〔南朝梁〕蕭統撰，〔清〕胡紹煥箋證：《文選箋證》（臺北：廣文書局，1966 年），卷 21，頁 11-12。

<sup>59</sup> 敦煌壁畫的部分，因目前筆者僅見莫高窟第 306 窟甬道東壁 1 幅（見劉玉權：〈沙洲回鶻石窟藝術〉，頁 216-217），且該圖像也未甚清晰，故敦煌壁畫的 8 幅行腳僧圖就暫不列入表 1 統計。又完工於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左右的開封市繁塔及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建造的河南香山天普門禪寺大悲觀音大士磚塔也有伴虎行腳僧圖（孫曉崗：〈敦煌「伴虎行腳僧圖」的淵源探討〉，頁 102-108），一樣圖像不甚清晰，亦不列入表 1 統計。

表 1：敦煌紙絹畫中的行腳僧圖之內容特徵

| 編號             | 度藏地                                 | 頭部 | 有鬚 | 虎 | 化佛 | 榜題                        | 備註                   |
|----------------|-------------------------------------|----|----|---|----|---------------------------|----------------------|
| Ch0380         | British Museum<br>United Kingdom    | 帶帽 | ○  | ○ | ○  | 左有二方框，應是榜題，唯字漫漶。          |                      |
| Ch0037a        | British Museum<br>United Kingdom    | 帶帽 | ○  | ○ |    |                           | 畫面多處已殘，是否有化佛、榜題，不可知。 |
| EO1138         | Guimet Museum<br>France             | 剃髮 | ○  | ○ | ○  | 無。                        | 經囊上有「大藏」（頭頂上方）二字。    |
| EO1141         | Guimet Museum<br>France             | 剃髮 | ○  | ○ | ×  | 「寶勝如來一軀，意為亡弟知球三七齋盡造慶贊供養」。 | 雖無見化佛，但行囊上仍有一縷煙。     |
| MG17683        | Guimet Museum<br>France             | 帶帽 | ○  | ○ | ○  | 左有一方框，應是榜題，唯字漫漶。          |                      |
| P.3075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br>France | 帶帽 | ○  | ○ | ○  | 左有一方框，應是榜題，唯字漫漶。          | 面頰有鬚渣。               |
| P.4029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br>France | 帶帽 | ○  | ○ | ○  | 右有一方框，應是榜題，唯字漫漶。          |                      |
| P.4074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br>France | 帶帽 | ○  | ○ | ○  | 「南無寶勝如來佛」。                |                      |
| P.4518<br>(39)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br>France | 帶帽 | ○  | ○ | ○  | 「南無寶勝如來佛」。                | 下巴有鬚渣。               |

|          |                         |    |   |   |   |                                      |        |
|----------|-------------------------|----|---|---|---|--------------------------------------|--------|
| 722-イ 13 | 日本天理圖書館                 | 帶帽 | ○ | × | ○ | 「寶勝如來佛」。                             |        |
| 4018     |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 帶帽 | ○ | ○ | ○ | 左有榜題，字漫漶，依稀可見「寶」及「來佛」，全部應是「南無寶勝如來佛」。 | 下巴有鬚渣。 |
|          | Hermitage Museum Russia | 帶帽 | ○ | ○ | ○ | 「寶勝如來佛」。                             |        |

從上表可知，12 幅的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雖然僅 2 幅為剃髮，另 10 幅戴帽，但就各圖示的整體裝扮來看，還是較像僧人；12 幅的行腳僧圖均有鬚尖鼻，鬚呈現的方式多數近似於現代人所說的法令紋，也有數幅是以笑鬚來表示，如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EO1141（圖 1）、日本天理圖書館藏 722-イ 13 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4018 3 幅；行腳僧旁除日本天理圖書館藏 722-イ 13 未見老虎，其餘均有虎相伴；又化佛，則僅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EO1141 未見，但其經囊上仍有連結化佛的一縷煙，或許此幅圖像現今所見並非全幅，已有殘缺；至於榜題，僅大英博物館藏 Ch0037a 與吉美博物館藏 EO1138 2 幅未見，有 6 幅清楚可見或依稀可見「寶勝如來」諸文字，其他或已漫漶，但仍有榜題的方框。

當然，上述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的諸項特徵、內容，僅僧人身分、有鬚、牽著一頭虎 3 項與無相金和尚有所連結，至於化佛、寶勝如來，在現存典籍記載的無相生平事跡，尚未見與之相關的。學界一般論及行腳僧圖中的化佛、寶勝如來，都會提到曾在賀蘭山白草谷結茅棲止的無漏（?-762），<sup>60</sup>據《宋高僧傳》卷 21〈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的記載：

<sup>60</sup> 《宋高僧傳》、《新脩科分六學僧傳》均謂無漏卒於上元 3 年，上元為肅宗之年號，唯僅 2 年應是寶應元年（762）。見〔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547；〔元〕曇噩述：《新脩科分六學僧傳》，收於〔日〕河村照孝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77 冊，卷 28，CBETA, X77, no. 1522, p. 320, c23 - p. 321, a17。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迨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sup>61</sup>

也因此，王惠民謂「無漏常念寶勝佛，又是僧人，似與敦煌畫中的行腳僧有某種聯繫」。<sup>62</sup>此外，《宋高僧傳》提到稍晚於無相的無漏是新羅國王第三子，當時的帝王肅宗將之迎入內寺（內道場）供養，這和無相的情況相似，《宋高僧傳》稱：「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sup>63</sup>筆者以為無漏和無相一樣，同樣俗姓金，均可稱為金和尚，甚至肅宗所夢金色人後證實為無漏，其間的連結應與無漏俗姓金有關。且二人出家前都是新羅王子，出家後同受唐土帝王的禮遇，以致於本屬無漏的念寶勝佛事跡，黏附於無相身上，也是可以想見的。加上被視為無相化身並與無相相貌近似的無住和尚，《歷代法寶記》還提到無住於天寶 10 年（751）曾至賀蘭山居住過 2 年，而《景德傳燈錄》也提到「無住性好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勝境」，<sup>64</sup>這和上述發生於至德元年（756）肅宗夢金色人念寶勝佛後證實金色人為無漏的事件，二者時間接近，地點更是相同，也就是說，無住於賀蘭山的行跡和無漏是一致的，而無住形貌和無相相似，甚至被視為無相化身，這對無漏事跡混入無相是具推波助瀾效果的。

綜言之，筆者以為敦煌行腳僧圖應是以無相與無漏行事之結合為原型，後來也影響了 13 世紀形成的藏傳十八羅漢之一達摩多羅的形象。

唐肅宗以後，有關帝王崇信寶勝如來的記載也還可見，如五代後漢乾祐 3 年（950）11 月，當楚國的馬希萼叛變，結合蠻兵，攻打人在潭州的

<sup>61</sup> [宋]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545-546。

<sup>62</sup> 王惠民：〈行腳僧圖〉，頁 93-115。

<sup>63</sup> [宋]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頁 486-487。

<sup>64</sup>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於[日]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卷 4，CBETA, T51, no. 2076, p. 234, b18-19。

楚王馬希廣，「王深信巫覡及沙門之語，乃搏土為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眾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sup>65</sup>當時有關寶勝如來信仰的記載，值得一提的，還有 1 幅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EO1141 行腳僧圖，榜題作「寶勝如來一軀，意為亡弟知球三七齋盡造慶贊供養」，這段文字意味著寶勝如來在當時的敦煌與人往生的七七齋儀節連結在一塊。據佛典的記載，寶勝如來確實能令善男信女不墮惡道、塵勞業火悉消滅，像唐代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 2〈稱佛名號品〉就有云：「又於過去無量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號寶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畢竟不墮惡道，常在天上，受勝妙樂。」<sup>66</sup>唐代不空譯《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諸佛子等，若聞寶勝如來名號，能令汝等塵勞業火，悉皆消滅。」<sup>67</sup>

#### 四、結論

本文主要以無相之神異感通敘述為主體，觀察外國僧無相於唐土聖化及其流播之過程。敦煌文獻中有 P.2125、S.516、P.3717 等十餘件寫本的《歷代法寶記》，對法號無相的新羅王子——金和尚之敘述時涉神異情節，且多為其他傳世文獻所未提及。無相入唐後，聲跡遠播，從長安到蜀地、吐蕃，甚至南詔，藏文《韋協》、《拔協》、《賢者喜宴》，或日本有鄰館藏《南詔圖傳》等文獻均可見金和尚的蹤跡。無相在 8 世紀已被視為佛菩薩，如所到州縣，「家家懸幡，戶戶焚香」，並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絕」。

敦煌畫中有 20 幅的行腳僧圖，其中的 P.4029、P.4074 等 12 幅敦煌紙絹畫行腳僧圖，畫面中除了有一僧背負行囊，手持塵尾、錫杖，身旁總有一老虎相隨，上方多數有化佛，並有「寶勝如來佛」的榜題，而這些特徵、內容中的僧人身分、牽著一頭虎，以及過去未被注意到的形貌有鬚，和無相金和尚是相合的。至於寶勝佛，在當時則以無漏常念寶勝佛的事跡流傳

<sup>65</sup> [清]吳任臣：〈楚三國春秋〉，收於[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 69，頁 966。

<sup>66</sup> [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收於[日]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3 冊，卷 2，CBETA, T13, no. 412, p. 786, a18-20。

<sup>67</sup> [唐]釋不空譯：《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收於[日]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1 冊，CBETA, T21, no. 1318, p. 471, a2-3。

最為普遍，因無漏與無相有包括新羅王子等等生平事跡又相同，二者也就容易相混、相互黏附。也就是說，敦煌行腳僧的原型應是同為新羅王子的無相與無漏的複合體，並影響了 13 世紀形成的藏傳佛教十八羅漢中達摩多羅的形象。



圖 1：法國吉美博物館（Guimet Museum）藏 EO1141 行腳僧圖<sup>68</sup>

【責任編校：林哲緯、蔡嘉華】

<sup>68</sup>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September 29, 2019, from <http://idp.bl.uk>.

## 徵引文獻

## 專著

- 〔南朝梁〕蕭統 Xiao Tong 撰，〔清〕胡紹煥 Hu Shaoying 箋證：《文選箋證》*Wenxuan jianzheng*，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66 年。
- 〔唐〕李商隱 Li Shangyin 撰，〔清〕錢振倫 Qian Zhenlun、錢振常 Qian Zhenchang 箋注：《樊南文集補編》*Fannan wenji bubian*，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年。
- 〔唐〕實叉難陀 Shichanantuo 譯：《地藏菩薩本願經》*Dizang pusa benyuan jing*，收入〔日〕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Junjiro、渡辺海旭 Watanabe Kaigyoku 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 13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4-1935 年。
- 〔唐〕裴休 Pei Xiu 問，釋宗密 Shi Zongmi 答：《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Zhonghua chuanxindi chanmen shizi chengxi tu*，收入〔日〕河村照孝 Kawamura Kosho 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Wan xinzuān dariben xuzangjing* 第 63 冊，東京 Tokyo：國書刊行會 Kokusho kankokai，1975-1989 年；〔日〕前田慧雲原 Maeda Eun 編，中野達慧 Nakano Tatsue 增訂輯梓：《卍大日本續藏經》*Wan dariben xuzangjing* 第 2 編第 15 套，京都 Kyoto：藏經書院 Zokyo shoin，1905-1912 年；〔日〕卍續藏經書院 Manji zokuzokyo shoin 編：《卍續藏經》*Wan xuzangjing* 第 110 冊，新北 New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75 年。
- 〔唐〕釋不空 Shi Bukong 譯：《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Yujia jiyao jiu Anan tuoluoni yankou guiyi jing*，收入〔日〕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Junjiro、渡辺海旭 Watanabe Kaigyoku 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 21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4-1935 年。
- 〔唐〕釋神清 Shi Shenqing 撰：《北山錄》*Beishan lu*，收入〔日〕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Junjiro、渡辺海旭 Watanabe Kaigyoku 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 52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4-1935 年。
- 〔唐〕釋窺基 Shi Kuiji：《大乘法苑義林章》*Dasheng fayuan yilin zhang*，收入〔日〕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Junjiro、渡辺海旭 Watanabe Kaigyoku

- 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 45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4-1935 年。
- 〔宋〕郭若虛 Guo Ruoxu 撰，〔明〕毛晉 Mao Jin 訂：《圖畫見聞誌》*Tuhua jianwen zhi*，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73 年。
- 〔宋〕釋道原 Shi Daoyuan：《景德傳燈錄》*Jingde chuandeng lu*，收入〔日〕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Junjiro、渡辺海旭 Watanabe Kaigyoku 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jing* 第 51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4-1935 年。
- 〔宋〕釋贊寧 Shi Zanning 等撰：《宋高僧傳》*Song gaoseng 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元〕布頓 Budun 撰，蒲文成 Pu Wencheng 譯：《布頓佛教史》*Budun fojiaoshi*，西寧 Xining：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6 年。
- 〔元〕陶宗儀 Tao Zongyi 編纂：《說郛》*Shuofu* 第 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2 年。
- 〔元〕曇噩 Tan E 述：《新脩科分六學僧傳》*Xinxiu kafen liuxue sengzhuan*，收入〔日〕河村照孝 Kawamura Kosho 編：《卅新纂大日本續藏經》*Wan xinzuàn dariben xuzangjing* 第 77 冊，東京 Tokyo：國書刊行會 Kokusho kankokai，1975-1989 年。
- 〔明〕巴臥·祖拉陳瓦 Bawo Zulachenwa 撰，黃顥 Huang Hao、周潤年 Zhou Runnian 譯注：《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Xianzhe xiyān: tufānshǐ yìzhù*，北京 Beijing：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2009 年。
- 〔明〕周復俊 Zhou Fujun：《全蜀藝文志》*Quanshu yiwenzh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38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年。
- 〔清〕吳任臣 Wu Renchen 撰：《十國春秋》*Shiguo chunq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清〕董誥 Dong Gao 等編：《全唐文》*Quantang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李霖燦 Li Lincan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Nanzhao daliguo xinziliao de zonghe yanjiu* ,臺北 Taipei : 國立故宮博物院 Guoli gugong bowuyuan , 1982 年。

拔塞囊 Basainang 著, 佟錦華 Tong Jinhua、黃布凡 Huang Bufan 譯 :《拔協增補本譯注》*Baxie zengbuben yizhu* , 成都 Chengdu :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 1990 年。

昌彼得 Chang Bide :《增訂蟬菴羣書題識》*Zengding tanan qunshu tizhi* ,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 1997 年。

郝春文 Hao Chunwen 編著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Ying cang dunhuang shehui lishi wenxian shilu* 第 2 卷, 北京 Beijing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2003 年。

〔日〕田中良昭 Tanaka Ryosho、程正 Cheng Zheng :《敦煌禪宗文獻分類目錄》*Tonko zenshu bunken bunrui mokuroku* , 東京 Tokyo : 大東出版社 Daito shuppansha , 2014 年。

〔日〕松本栄一 Matsumoto Eiichi :《燉煌画の研究・図像篇》*Tonkoga no kenkyu, zuzohen* , 東京 Tokyo : 東方文化学院東京研究所 Toho bunka gakuin tokyo kenkyujo , 1937 年。

〔日〕鎌田茂雄 Kamata Shigeo 著, 關世謙 Guan Shiqian 譯 :《中國佛教史》*Zhongguo fojiao shi* , 新北 New Taipei : 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 1982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于向東 Yu Xiangdong :〈唐代「行道僧」圖像考〉“Tangdai ‘xingdaoseng’ tuxiang kao”, 《民族藝術》*Minzu yishu* 總第 104 期, 2011 年 8 月。

巴桑旺堆 Basangwangdui :〈《韋協》譯注(一)〉“*Weixie yizhu* (1)”, 《中國藏學》*Zhongguo zangxue* 總第 94 期, 2011 年 2 月。

王惠民 Wang Huimin :〈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Dunhuang hua zhong de xingjiaoseng tu xintan”, 《九州學刊》*Jiuzhou xuekan* 第 6 卷第 4 期, 1995 年 3 月。

—— :〈行腳僧圖〉“Xingjiaoseng tu”, 收入王惠民 Wang Huimin :《敦煌佛教圖像研究》*Dunhuang fojiao tuxiang yanjiu* , 杭州 Hangzhou :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 2016 年。

- 冉雲華 Ran Yunhua :〈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Donghai dashi wuxiangzhuan yanjiu”,《敦煌學》*Dunhuangxue* 第4輯,1979年7月;後收入冉雲華 Ran Yunhua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Zhongguo fojiao wenhua yanjiu lunji*,臺北 Taipei:東初出版社 Dongchu chubanshe,1992年。
- 李德龍 Li Delong :〈論日本學者對敦煌古藏文禪宗文獻的研究〉“Lun riben xuezhe dui dunhuang guzangwen chanzong wenxian de yanjiu”,《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00年第6期。
- 胡適 Hu Shi :〈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Xinjiaoding de dunhuang xieben Shenhui heshang yizhu liangzhong”,收於胡適 Hu Shi :《神會和尚遺集》*Shenhui heshang yiji*,臺北 Taipei:胡適紀念館 Hushi jinianguan,1968年。
- 孫曉崗 Sun Xiaogang :〈敦煌「伴虎行腳僧圖」的淵源探討〉“Dunhuang ‘banhu xingjiaoseng tu’ de yuanyuan tantao”,《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 總第78期,2012年12月。
- :〈開封繁塔「伴虎行腳僧圖」審美文化意義研究〉“Kaifeng fanta ‘banhu xingjiaoseng tu’ shenmei wenhua yiyi yanjiu”,《語文知識》*Yuwen zhishi* 2013年第3期。
- 張子開 Zhang Zikai :〈唐朝來蜀的新羅國僧金和尚事跡考〉“Tangchao lai shu de xinluoguoseng Jinheshang shiji kao”,《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Kangding minzu shifan gaodeng zhuanke xuexiao xuebao* 2000年第3期。
- 張廣達 Zhang Guangda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番及有關的敦煌文書〉“Tangdai chanzong de chuanru tufan ji youguan de dunhuang wenshu”,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學林漫錄》*Xuelin manlu* 第3集,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年。
- 溫玉成 Wen Yucheng :〈《南詔圖傳》文字卷考釋——南詔國宗教史上的幾個問題〉“Nanzhao tuzhuan wenzijuan kaoshi: nanzhaoguo zongjiaoshi shang de jige wenti”,《世界宗教研究》*Shijie zongjiao yanjiu* 2001年第1期。
- 榮新江 Rong Xinjiang :〈唐代禪宗的西域流傳〉“Tangdai chanzong de xiyu liuchuan”,收入榮新江 Rong Xinjiang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Sichou zhi lu yu dongxi wenhua jiaol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劉玉權 Liu Yuquan：〈沙洲回鶻石窟藝術〉“Shazhou huihu shiku yishu”，收入敦煌研究院 Dunhuang yanjiuyuan 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Zhongguo shiku, anxi yulinku*，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97 年。

謝繼勝 Xie Jisheng：〈伏虎羅漢、行腳僧、寶勝如來與達摩多羅——11 至 13 世紀中國多民族美術關係史個案分析〉“Fuhu luohan, xingjiaoseng, Baosheng Rulai yu Damoduoluo: 11 zhi 13 shiji zhongguo duominzu meishu guanxishi gean fenxi”，《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總第 141 期，2009 年 1 月。

饒宗頤 Rao Zongyi：〈敦煌白畫〉“Dunhuang baihua”，收入饒宗頤 Rao Zongyi：《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Rao Zongyi ershi shiji xueshu wenji*，新北 New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2003 年。

〔日〕熊谷宣夫 Kumagai Nobuo：〈大谷ミッション將來の玄奘三蔵画像二図〉“Otani misshon shourai no Genjou Sanzou gazou nizu”，《美術史》*Bijutsushi* 第 14 號，1955 年 2 月。

〔日〕山口瑞鳳 Yamaguchi Zuiho：〈チベット仏教と新羅の金和尚〉“Chibetto bukkyo to shiragi no Kinoshō”，收入〔韓〕金知見 Kim Chigyon、蔡印幻 Chae Inhwan 編：《新羅仏教研究》*Shiragi bukkyo kenkyu*，東京 Tokyo：山喜房佛書林 Sankibo busshorin，1973 年。

——：〈虎を伴う第十八羅漢図の来歴〉“Torawo tomonau daijuhachirakan zu no raireki”，《インド古典研究》*Indo koten kenkyu* 第 6 號，1984 年 5 月。

〔日〕秋山光和 Akiyama Terukazu：〈敦煌画「虎をつれた行脚僧」をめぐる考察—ペリオ将来絹絵二遺例の紹介を中心に—〉“Tonkoga ‘Torawo tsurete angyasou’ wo meguru kousatsu: perio shourai kinue niirei no shoukai wo chushin ni”，《美術研究》*Bijutsu kenkyu* 第 238 號，1965 年 1 月。

〔日〕小島宏允 Obata Hironobu：〈チベットの禅宗と『歴代法宝記』〉“Chibetto no zenshu to *Rekidai hoboki*”，《禅文化研究所紀要》*Zen bunka kenkyujo kiyo* 第 6 號，1974 年 5 月。

〔日〕大西修也 Onishi Shuya：〈成都萬佛寺（淨衆寺）の開基と新羅国僧無相について〉“Seito manbutsuji (joshuji) no kaiki to shiragikokuso musou ni tsuite”，《美術史研究》*Bijutsushi kenkyu* 第9號，1972年3月。

〔日〕冲本克己 Okimoto Katsumi 著，李德龍 Li Delong 譯：〈敦煌出土的藏文禪宗文獻的內容〉“Dunhuang chutu de zangwen chanzong wenxian de neirong”，收入王堯 Wang Yao 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Guowai zangxue yanjiu yiwén jì* 第8輯，拉薩 Lasa：西藏人民出版社 Xizang renmin chubanshe，1992年。

〔法〕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著，耿升 Geng Sheng 譯：〈達摩多羅考〉“Damoduoluo kao”，收入王堯 Wang Yao 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Guowai zangxue yanjiu yiwén jì* 第7輯，拉薩 Lasa：西藏人民出版社 Xizang renmin chubanshe，1990年。

#### 網站資料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Zhonghua dianzi fodian xiehui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CBETA 線上閱讀 (CBETA Online Reader)》*CBETA xianshang yuedu (CBETA Online Reader)*，參見：<http://cbetaonline.dila.edu.tw>，瀏覽日期：2019年9月29日。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September 29, 2019, from <http://idp.bl.uk>.